



*Since then,
all I loved
were just like you*

从此，我爱的人 都像你

梅子黄时雨
作品

缘浅 奈何情深

梅子黄时雨

军阅三部曲/震撼完结篇

曾经的信誓旦旦终究比不过现实的满目疮痍，
我们终于从相爱走到了分开，
终于把承诺都变成伤害！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

从此，我爱的人
都像你

梅子黄时雨
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从此,我爱的人都像你 / 梅子黄时雨著. —北京:
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4. 11
ISBN 978-7-5113-4970-5

I. ①从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53066号

从此,我爱的人都像你

著 者: 梅子黄时雨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月 姝

装帧设计: 所以设计馆

排版制作: 刘珍珍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9.5 字数: 227千字

印 刷: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4970-5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大厦 3 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068999 传 真: (010) 8206900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, 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: 010-82069336

市政厅的总务处，因要接待柳大帅和柳夫人的到来，一片的人仰马翻。陈主任来回踱着步，一边拭汗一边喋喋不休地吩咐：“小刘，西郊的别院布置得怎么样了？跟洋行订的最新的西式家具都到了没有？打个电话给他们，明天，不，今天下午一定要送到。还有地毯，听说夫人素喜纯手工的物什。”

他又一把抓住正匆匆而过的薛松涛：“小薛，那个膳房的师傅找得怎么样了？上次我开会时着重强调过，西餐师傅一定要用法国的厨师，夫人当年可是留学法国的。当然，还得找几个老师傅，得是从原来宫里御膳房出来的。还有，还有……”

“鲍来秋，那个车队安排得怎么样了？”

“龚葆华，那些个迎宾人员呢……”

若是回答得不如陈主任意的，便立马招来一顿骂：“你们怎么办事情的？平日里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我也不来管你们。这次，都把皮给我绷紧，若有什么差池，看我不把你们的皮给剥了！”

周璐一路走来，就看到总务处的人员正低眉垂首地站着认真听训。她挑着精致的眉，娇滴滴地笑：“陈主任，您说您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”

陈主任闻言，止了声，转身赔笑道：“哟，什么风把市长的秘书大人给吹来了啊？”

周璐笑道：“好了，好了，您少寒碜我了！什么秘书大人！不过是

个打杂的。对了，市长大人找您呢。”陈主任神情一凛，忙道：“是。我这就过去，这就过去。”他用目光横扫了四周一圈，以示众人“好好工作”后，这才随着周璐走出了门。

在场众人绷着的神经总算略松下来。鲍来秋抹了把冷汗：“陈主任这次是铆足了劲儿了……”小刘道：“这可是大事，正所谓是考验咱们陈主任的时候到了。陈主任这次若是能把柳大帅和柳夫人的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、顺顺利利的，那么这次的副市长之位就飞不出他的手掌心了……”

薛松涛应声道：“就是，就是！到时候你我也能水涨船高了……”

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，极是热闹：“是……是……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你我哪有那个命啊——做得再好，也是别人的功劳……”

秘书室的唐宁慧整理好手头的文件，抬头一瞧四周，同事们早已经走光了。她取过围巾和手套，关上门，走出了秘书室。

到了市政厅的大门处，她的眸光才抬，就已经瞧见街口候着的那抹挺拔身影。那身影亦在一点点地朝她接近，终于近在了眼前。唐宁慧发自心底地清甜一笑：“等很久了吧，我方才一忙就忘了下班时间。”

连同嘴角轻弯，甚是温柔：“不过片刻而已，走吧。”他伸出手，握住了她的。连同的手，干燥而温暖，将萦绕在她指尖的冷意驱逐而去。唐宁慧只觉得人生若如这般安安稳稳，她亦再无他求了。

一到家，女佣阿金嫂便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了上来。唐宁慧这几日胃口不是很好，但见那菜色与往日不大一样，清清淡淡的，便稍稍多吃了几口。

连同把菜都夹到她碗里：“怎么了？近来见你吃得都这般少。”唐宁慧轻轻摇头：“我没事，只是觉得有点儿累。”最近这几天，整个人懒洋洋的，一点儿都不想动，什么都不想吃。

连同搁下筷子：“是不是市长大人这几天又乱发脾气了？那条约泄

密的事情查得如何了？”想起这事，唐宁慧越发觉得烦乱了。与俄国签密约这件事情，知道的人少之又少，怎么会被他人知道，并泄露给在野的民主人士呢？偏偏她又是里头那少之又少的几个人之一。

连同见她眉眼倦怠，大约也看出了她不想多谈此事，便放轻了声音道：“我让阿金嫂去烧些热水，你洗一下，早些休息。”

唐宁慧绞干了头发，便靠在床上翻看书籍。瞧了不过数页，她便觉得倦意浓浓袭来，不知不觉便进入了梦乡。

一路的噩梦，风很大，空气里俱是腥甜腥甜的鲜血味道……大家你推我搡，四下逃窜……

一盆冷水当头浇下，唐宁慧猛地一个激灵，从噩梦中回神。

这不是梦，这是个刑讯室，各式的刑讯工具冷冷地晃人眼。

审问她的那个人倒也还算客气：“唐小姐，您还是交代的吧，不要为难我们了。”她眼皮重得连抬都抬不起来，声音干涩沙哑，竟无一分似自己的：“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她不知道密约是怎么泄露的，也不知道柳大帅和柳夫人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，要她怎么说，要她说什么。

唐宁慧什么都没有说。她在市政厅两年了，早不是初出学堂的小姑娘了。若这件事情要一个交代的话，总有一个人横竖都得死，若是轮到她的话，她说什么都是死。

但后来，她没有死。她在医院里醒来的时候，第一眼见到的便是周璐那张娇媚粉嫩的脸，愁眉深锁，泪痕犹在：“宁慧……宁慧……你总算醒了。”

唐宁慧吃力地转头，失神的眼眸四下寻找。周璐伤痛的眼神在回避她，所有的一切都述说着一个血淋淋的事实。

她怔怔地望着周璐，半晌，泪潺潺而下。

她早知道了，是他，是连同。

或许从最开始的相见，便是他所设的圈套而已，而她却傻傻地一步一步跨入……

她虽在唐家长大，但因是庶出，加上父母双亡，平日里头，一大家子的人，能少受点儿大娘的气已算不错了。从小到大，她要的并不多，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温暖的家而已。

他给过她的，那一点点的暖，让她贪恋。

有一日，电影结束后，他送她回来。风凉凉的，带了一团团的桂花浓香，熏人欲醉。他脱了中山装，披在她身上，墨玉一般的眸子笑意隐隐，那般地好看：“小心着凉。”

又有一日，他去接她下班。风雨大作的天气，瓢泼大雨，就算打了伞，两人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。他弯下腰，头俯得低低的，帮她脱去脚上的湿皮鞋。从她的视线望去，只瞧见他乌黑乌黑的发。

那一刻，她的心柔软得像是被雨水浸过一般。

唐宁慧侧着身子，无声无息地落着泪。而一旁的周璐则烦躁地从包里取出了一包烟，探出纤纤素指优雅地夹了一根，缓慢呆滞地送到嘴边。她忽地想到一事，打火机便凝住没动。

周璐在病房的窗口站了许久，最后才道：“宁慧，医生……医生说你有身孕了……”周璐指尖微微用力，那根细长的女式香烟便被她悄无声息地折成了两段。

身后的唐宁慧似凭空消失了一般，居然没有一点儿声音。

周璐咬牙切齿地恨恨道：“连同这个王八蛋……莫叫我再瞧见他，否则我定叫人去将他大卸八块！”

连同！这熟悉的名字，像是把剔骨尖刀在狠狠地搅动着唐宁慧的心脏，那么疼。她只有将身体蜷缩起来，再蜷缩起来，缩成小小的一团。只有这样，唯有这样，她才有一点点抵御的气力。

001 /	楔子
001 /	第一章 惊鸿一瞥
023 /	第二章 情根深种
049 /	第三章 一心一念都是他
063 /	第四章 逃不开 忘不掉
085 /	第五章 意难平
099 /	第六章 愿得一人心
125 /	第七章 相伴你左右
145 /	第八章 局中人
161 /	第九章 玲珑心
183 /	第十章 美人劫
201 /	第十一章 命中注定的那个人
227 /	第十二章 白首不相离
237 /	第十三章 患难与共
263 /	第十四章 来不及说爱你
283 /	番外一 曾家醋坛子
287 /	番外二 笑喜乐悦之
289 /	番外三 恩爱记
293 /	作者的话

惊鸿一瞥

第一章

从此，
我爱的人都像你

天大地大，又生在乱世，唐宁慧倒是没有想过这辈子与连同再见的。

这一日，她牵着笑之的手，在洋行门前，不经意地转头，一个熟悉的人影不期然地撞入了眼帘。唐宁慧猛然一震，身子如被雷劈中一般，再无法动弹。

她看到了西式餐厅门前停着的几部车子，而他正从中间的某部车子里下来，前前后后都是威风凛凛、荷枪实弹的军装侍从。

他优雅从容地缓缓而来，一举一动间，睥睨众人。

四周的繁乱嘈杂，电车铃声、叫卖声、交谈声，一切的一切在那一刻都倏然地从她身边退去了。

这个人好像是他，又好像完全不是他。

唐宁慧不知道自己呆站在那里失神了多久，但在回过神的第一秒，她本能地拉着笑之，往大柱子后面一避。

曾连同，现任西北实权人物曾万山之子，排行老七，人称曾七少。

周璐曾说过，如果再见到他，她一定找人杀了他。可是，她们后来也是从报纸上的照片知道的，他的全名叫作曾连同。

周璐把那日的报纸撕了个粉碎，犹不解气，后来索性把碎片扔到灶里一把火烧了——大约是因为知道这辈子她也无法动他分毫。

唐宁慧却只是一笑，从舌尖尝到了浓浓的苦涩，原来他还有一点没

有骗他，他真的叫连同，不过却没有告诉她，他姓曾，全名是曾连同。

唐宁慧怔怔地躲在柱子后，心剧烈地抽动，麻痹过后是密密麻麻的尖锐痛感。

笑之不知其故，扯了扯她的衣袖：“娘。”

唐宁慧手脚冰冷地反应过来。她扯着嘴角努力微笑，手轻轻抚上笑之柔嫩的小脸，垂眼道：“我们走吧，璐姨应该等急了。”

果不其然，到了餐厅，西崽一推开包厢的门，一身若绿色软缎旗袍的周璐已经脆声道：“怎么这般晚啊？你瞧瞧这都什么时辰了？饿了你不打紧，若饿了我们的宝贝笑之，我可舍不得。”

对着笑之的时候，周璐似变戏法一般低软了嗓子，轻声细语犹如燕子呢喃：“来，笑之，璐姨抱抱。璐姨几日没见你了，想你想得很。”周璐在笑之脸上偷了几次香，“才几日不见，我们笑之又重了。瞧，璐姨都快抱不动了。”

周璐与笑之嬉笑了一番，抬头见唐宁慧神色怔忡，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便问：“瞧你心神不定的，怎么了？”唐宁慧望着眉开眼笑的笑之，无力地牵了牵嘴角：“没什么。”

周璐每月总要带笑之到这种昂贵的地方吃饭，唐宁慧难免心疼，周璐却总是对她讲：“我们俩以后也就指望笑之了，从小带他出入富贵场所，见识一些场面，也好培养他处乱不惊的性子、从从容容的气质。这世道，三更穷、五更富的，谁也说不准明日。但性子风度，却是可以一辈子受用的。这几年我也见惯了场面上的世家子弟，觉得他们唯一矜贵可取之处，便是那见惯场面的从容淡定，波澜不惊。”

话虽然不无道理，可唐宁慧每每总是淡淡一笑：“只要笑之他身体健康，平平安安就好，富贵荣华到头来总如草上霜。”

点了西式的牛排，周璐另给笑之点了果子冻。她吃了几口，见唐宁

慧今日一副心神不宁、恍恍惚惚的样子，便搁了银小勺，正色地发问：“到底是什么事？宁慧，我可不是今天才认识你的。”

唐宁慧放下刀叉，抬头望了一眼周璐，旋即又垂了视线，低声道：“我方才瞧见他了……”

周璐脸色顿时一变，取过水晶高脚酒杯连喝了数口红葡萄酒，最后方说了一句：“他来宁州已经一月有余了。”她身为汪孝祥身边的人，自然早已经知道曾家七少爷曾连同来宁州之事。

原来是真的，方才那个人真的是他。

大约是时间隔得太久远了，加上唐宁慧这些年不停为生活奔波，甚少想起连同，就算想起，那面容也是模糊不清的。方才瞧见他的时候，她也有过片刻的愣怔，仿佛世界停止转动般呆滞茫然：这个人真的是连同吗？面容、身形是跟连同一模一样的，可是那一举手一抬足之间散发的尊贵气势，却分明又不是他。

那天晚上，唐宁慧哄着笑之睡觉。清冷的灯光下，她静静地凝望着笑之，一时不由得心痛如绞。

这个孩子，从生下来到现在，包括以后的人生之路，这辈子注定了是个没有爹疼没有爹爱的孩子。以后他懂事了，不知道会不会怪她自私地将他生下来。

仿佛被按下了播放键，那些被刻意遗忘的过往倒带般在唐宁慧脑中不断回放，她百转千回，整夜难眠。

第二日，唐宁慧带着笑之从学堂回来的时候，小小的屋里堆满了各式礼物，从绫罗绸缎、燕窝人参、蜜丝佛陀的唇膏、香粉到各式的舶来玩具，数量之多几可媲美弄堂口的杂货铺，但是杂货铺里哪有这般高档的货物。

林妈说是有人送来的。那人还说了，若是问起的话，就说“连同”

两个字，唐小姐就会明白的。

唐宁慧怔然半晌，咬着唇，只说道：“都堆到杂物房吧。”林妈瞧她神色凄惶，两颊一点儿血色也没有，白得近乎透明，便知不好多问，应了声“是”。

笑之本是爱玩的年纪，见了这许多玩的物什，自然欢喜得不得了，进了屋就左看看右摸摸。但他听唐宁慧这么说后，便睁着小鹿般可爱的双眼，不解地仰头：“娘，笑之不能玩吗？”

笑之大而黑亮的眸子望着她，犹如水晶般纯净剔透，隐隐带着期盼。唐宁慧弯下腰，耐心地向他细细解释：“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，是别人暂借我们家放一放，等过几天，别人就会来取走，所以我们不能动，也不能玩。笑之，你明不明白？”

不是自己的，永远也不能属于自己，那还不如从未拥有，那般的话，就不会有失去的痛苦。

笑之素来是个听话懂事的孩子，听了她一番解释，便乖巧地回道：“娘，笑之明白了，笑之不玩。”

第二日，还是许多的礼物。林妈说，杂物房里已经堆不下了。

周璐回来，把东西噼里啪啦地全部扔在了院子里，然后忍无可忍地大踏步来到门口，怒气冲冲地对着一旁停着的黑色汽车破口大骂：“曾连同，你这个王八蛋！你以为用这些东西就可以来收买我们吗？趁现在天还没有黑，快给我滚回去做你的白日梦！”

话音刚落，便有侍从从前座出来，躬身拉开了后座车门。曾连同就这么施施然地从车子里跨了出来。

周璐指着他的鼻子：“曾连同，你还有脸出现在宁慧面前……”

“你这个王八蛋！杀千刀的！给我滚！滚出我跟宁慧的院子！”

那时正是傍晚时分，晚霞如血艳丽，胭脂色的暮光照在曾连同清清

冷冷的脸上，绒绒地涂上了一层暖色。

曾连同闲适地站在院子里，一直默不作声。倒也难为了周璐，浪费了半天的唾沫星子。

最后，他的眼神在周璐身上打了个来回，然后淡淡地开口道：“周小姐，我是看在这几年你照顾笑之的分儿上，不想与你多作计较，但请你适可而止。”他不说还好，一说话，周璐更是勃然大怒，她咬牙切齿地道：“笑之……曾连同，凭你也有脸跟我提笑之……笑之跟你这个王八蛋没有任何关系！”

曾连同嘴角轻挑，露出一丝含意不明的笑容，语调依旧从容不惊：“周小姐，笑之与我们曾家有没有关系，自由我们曾家说了算。”说完，转身朝房门紧闭的西厢房走去。

唐宁慧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与曾连同相见的。

曾连同站在那里，神色不明：“唐宁慧，你是明白人，知道我要什么的。”

是的，她知道他需要什么，他要笑之。

他们曾家虽然有五个子女，但除了他之外，其余皆是女子。或许是他们曾家这些年争夺地盘、连年开战造的孽，曾家到现在也还没有开枝散叶。

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，那日她绝对不会经过那个西餐厅门口。

可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后悔药的。

唐宁慧道：“曾连同，不可能的，我绝对不会把笑之给你的。”她静静地站着，静静地开口，仿若在诉说旁人的故事，与她半点儿也不相干。她的脸叫人想起千年的古井，哪怕风吹过，也不起半点儿涟漪。

他站在那儿，浅浅地勾唇微笑，那般地清俊华贵，俊美如玉：“宁慧，笑之的事情，我有两个打算，你帮我参详参详。第一个，便是你跟

我回去，你好我好大家好。笑之是曾家长孙，自然得从小如珠如宝地培养；第二个，假若你不愿同我回去，也成。把笑之交给我，我也不会亏待你，更不会亏待笑之。”

唐宁慧抬眸，终于正眼看向了他：“曾连同，你说这可能吗？”

曾连通的眸光移向了她的脸，意味深长地微笑：“我最喜欢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。”说话间，他一点儿一点儿地靠近她，凑到她耳边低低地道，“你在明华学堂教书，一个月的薪金不过是六十六块。而周璐，这几年跟着汪孝祥，穿着华服，喝着洋酒，住着小公馆。你知道的，以你们的道行，我根本连手指也无须动一下。你说，从哪里先开始？要不，从汪孝祥开始，先把 he 撤了，他本是柳宗亮的人。若不是看在他会拍马屁又会及时站队的分儿上，我老早就想把他拿下了。然后找人动动周璐——你知道的，像周璐这个条件的，虽然年纪不轻了，但还多的是窑子接收——”

唐宁慧听到这里实在忍无可忍了，怒喝道：“曾连同，你给我闭嘴！”

她当初真是瞎了，怎么会……

曾连同依旧在笑，可那笑意在唐宁慧看来却那么冰凉入骨，毫无一丝暖意：“唐宁慧，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，就一定要到手……从无例外！”

他的食指缓缓地滑过她的脸颊，最后停驻在她的唇上。因靠得近，他的呼吸忽轻忽重地打在她的脸上，隐隐有种暧昧不明的意味：“唐宁慧，你见识过我的手段的，是不是？”

唐宁慧屏着呼吸，恨恨地望着他。如果目光能杀人的话，眼前的曾连同早被她千刀万剐了。

是的，她见识过他的手段的。

她与他初见时，是在袁家举办的舞会上。大娘命她跟着大哥大嫂一起出席。说好听些，是带她出来见见世面；说难听些，便是让大哥大嫂

带她出场亮相，然后待价而沽，以期给唐家找一门最有利的亲事；再不济，若是有权有势的人看得上，又对唐家有帮助的话，大娘不介意把她送上做妾。

那些人打量估价的目光，让唐宁慧觉得极不舒服。后来她便找了个借口，偷偷地到阳台上松口气。可没想到，早有人捷足先登了。

那人缓缓地回头，便叫唐宁慧一眼惊艳，世间竟有如此绝色的男子。她从小便听大娘不知多少次说过一句话：“女子过美则近妖。”可若是男子过美呢？唐宁慧不知道，但她知道那人的眼睛凝望着她的时候，她的胸口几近窒息。

那个时候，他站在阳台上，她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数秒后，他对她笑笑：“你好，我是连同。”

唐宁慧上的也是新式的教会学堂，如今又在市政府做事，是很多人眼里的新式女子。她做了个深呼吸，平了平乱了节奏的心跳，点了点头，落落大方地道：“连先生，你好。”

“袁府的花园，高低错落，倒是别有风味。”连同似在与她讲话，又似自言自语。唐宁慧站在阳台上，就着灯光极目望去，隐约可见那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。

连同说了那句话后，便陷入了沉默。唐宁慧觉得阳台这般偏僻的地方，孤男寡女的，有失礼数，便欠了欠身，道：“连先生，不打扰您了，请您慢慢欣赏。”

大厅里不知何时响起了音乐，点点滴滴地蜿蜒而来。

连同只是一笑，负手朝她躬身一礼，绅士地伸出右手：“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请你跳一支舞？”唐宁慧有片刻的愣怔，方缓缓地伸出手。被他的大手握在手心的时候，似有电流唰唰通过，然后流过奇经八脉，直抵心脏。

古人在形容那种情景的时候，大约会说：“一见钟情。”

他请她跳了一支舞，然后消失无踪。

那一晚，那一支舞，对唐宁慧来说，甜美得犹如一场梦！

再见的那天是市政府的发薪水日，一拿到薪水袋子，周璐便会约她逛街，这日也不例外。

周璐买了舶来的巴黎香水、口红、香粉以及尖头皮鞋。唐宁慧其实也很中意那双皮鞋，黑色小羊皮，上了油，摸上去柔软得犹如棉絮，穿上想必一定很舒服。可惜……唐宁慧暗暗叹了口气。

周璐冷不丁地戳了戳她：“你不会又把薪水给你大娘吧？别傻了，那个刻薄的女人哪会真心对你好。她现在哄你，不过是为了你的薪水，还有给你找门她眼里的好亲事。就你傻，被她使唤来使唤去。”

唐宁慧默默地叹了口气：“你又不是不晓得，如今大娘也难。我大哥不争气，被外面的人引诱了去，输了不少铺子，大嫂如今又怀了身子……”

周璐翻了翻白眼，一副无语模样：“你那个大哥，就是个好吃懒做的纨绔子弟。他这样又赌又嫖，家里哪怕有金山银山，早晚也要被他败光，更何况你们家还没有金山银山呢！你大娘呢，管不了他，每天只顾着算计你。唐宁慧啊唐宁慧，你醒醒吧，早晚得被他们给害死。”

唐宁慧抿了抿嘴，怅然道：“我大哥的本性并不坏的……”

周璐摇头不语，露出一副“你已经没救了”的表情，转身去挑蕾丝手帕。她挑了条手帕，又取了一瓶香水，递给了老板：“一起包起来。”

结好了账，周璐手脚粗鲁地把香水和手帕塞给她：“拿着。明儿是你的生日，就当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。”唐宁慧怔怔地瞧着手里的东西，半晌，方轻轻地道：“周璐，谢谢你。”

唐宁慧的母亲朱碧青在的时候，每年都会在她生辰那天给她煮白糖